

元豐類藁

冊二

子

子

子

子

子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

古詩

降龍

降龍左右施襟裾兩廊夾廟深渠渠禮下天子一
等爾衣服居處何其殊文旛列戟照私第青紫若
若官其孥先後熒煌首珠翠侍者百十顏溫瑜凝
寒墮指熱侵骨一宴百盞傾金壺窮民疾首望雨
露太上欲倚攀姚虞君胡爲乎目時病藁鍼襍艾
恬以愉生前赫赫浪自重身後沒沒寧非愚

湘寇

衡湘有寇未誅剪殺氣凜凜圍江潯北兵居南匪
便習若以大舶乘高岑僮人操兵快如鷗千百其
旅巢深林超突溪崖出又伏勢變不易施戈鐔能

者張弓入城郭連邑累鎮遭驅侵羣黨爭誇殺吏
士白骨棄野誰棺衾貔貅數萬直何用月費空已
逾千金楚爲貧鄉乃其素應此調發寧能禁捷如
馬援不得志强曳兩足登嶽崙烏蟻睢盱倚崑險
此虜難勝端非今較然大體著方冊唯用守長懷
其心祝良張僑乃真選李瑒道古徒爲擒嗚呼廟
堂不慎擇彼士齷齪何能任大中咸通乃商鑿養
以歲月其憂深願書此語致太史獻之以補丹旻
箴

地動

吾聞元氣判爲二升降相輔非相傷今者無端越
疆畔陰氣焰焰侵於陽陽收剛明避其勢陰負捷
勝尤倡佯地乘是氣抗於下震盪裂拆乖其常齊

秦晉代及荆楚千百其堵崩連牆隆丘桀屋不自
定翩若猛吹搖旌幢生民洶洶避無所如寄厥命
於湖江有聲四出嘻可怕誰擊萬鼓何雷硠陰爲
氣靜乃如此天意味密寧能詳或云蠻夷尙侵軼
已事豈必垂災祥意者邪臣有專恣氣象翕翕難
爲當據經若此非臆決皎如秋日浮青霜祖宗威
靈陛下聖安得直語聞明堂朝廷肅穆法度治豈
用懍懍憂胡羌

邊將

太祖太宗能得人長壘橫邊遮虜塵太傅李漢超
侍中何繼筠二子追接吳與孫鎮齊撫棣功業均
卓哉祖宗信英特明如秋泉斷如石一朝出節合
二子口付心隨斷纖惑靡笄之旁郡城下酒利商

租若山積二子開庫啗戰士以屋量金乘量帛洪
濤入坐行酒杯牛裁羊蒸委若灰歲費巨萬不計
籍戰士歡酣氣皆百二子按轡行邊隅牙纛宛轉
翻以舒汛掃沙磧無纖埃塞門千里常夜開壯耕
老舖安且愉桑麻蔽野華芬敷濟南遠清書樂石
百井夜出摧穹廬神哉祖宗知大體趙任李牧真
如是漢文齷齷豈足稱郎吏致激面汗駢當今羌
夷久猖獗兵如疽癰理須決堂堂諸公把旄鉞碩
策神韜困羈繼祖宗憲度存諸書燿若白日明天
衢國容軍政不可亂薦此以爲陛下娛

多雨

嗟江之濱地多雨冬雷不收開蟄戶陰氣濁晦化
爲霧或雲於山水於礎雜花萬株紅與紫臘風吹

開不可數入春十日寒始至春氣欲歸寒格住羣
山巉空雪相亘摧折草木何可禦霖傾潦雨那復
止穹林大丘滅無渚及今孟夏理宜熱重裘無溫
坐當午四時云然了安謂吁吾有愁誰可語

秋日

陰氣先羸縱秋熱時節有幾相與奪情知赫日不
可久須聽西風生木末浮雲滿天明復暗天意自
然如慘怛園林秀色已漸失次第豈能無葉脫南
山獨佳不可挫氣象更清連日月燕飛度海向何
處今去昔來真可劣繡簾錦幕不算重從此朱門
戒霜雪誰憐卍角歌者哀歲歲苦貧思短褐

山水屏

吳縑落寒機舒卷光亂目秋刀剪
新屏尺寸隨

折曲搜羅得珍匠徒倚思先屬經營頃刻內千里
在一幅定眎乃漸通紀悉一作數難迫促山亂若無

窮負抱頗重複高稜最當中桀大勢尤獨回環衆
峯接趨向若奔伏矜雄跨九州爭險挂星宿深凝
雪霜積暗覺烟霧觸泉源出青冥漲潦兩崖束歷
遠始紆徐派別輸衆谷輕舟漾其間泐泐無緩速
微尋得脩逕側起破蒼麓遠到無限極窮升犯雲
族遊子定何之顧盼停馬足盤石長自閑空源偶
誰築塵氛見荒林物色存古俗粲粲弄幽花蒼蒼
蔭嘉木遺牛上巖顛驚驛出槎腹鮮明極萬狀指
似才一粟雖從人力爲頗類陰怪續深堂得欹眠
高枕生遠矚餘光耀衾幃清意凝幔褥愚訶世幸
略慵臥嗜尤酷因能助佳夢肯顧躋杲旭將相有

時材溪崑真我欲儒林恥未博俗穿思自贖婚嫁
累苟輕耕釣吾已卜圖屏特自慰寤寐心思逐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陰陽在天地鼓吹猶橐籥煩蒸翕已盡灑氣乃浮
薄羣山翠相抱塵靄如洗濯川源亦虛徹派別歸
衆壑囂音滅蛙蚓勁意動鵬鶚蠅蚊自不容雖有
類鉗縛驅之舊苦衆忽去寧匪樂俯仰自醒然意
適忘體瘼天運雖已晏生物固未剝薑芋圃可掘
禾黍田始穫脫苞紫栗迸透葉紅梨渥幽花媚清
景鮮藜耀新萼西風動孤格露曉愈脩擢能終犯
寒沍詎可忽纖弱况當九日近家釀成已昨温顏
几杖適弱質衣冠恪闥門自可會非必千里約箏
匏出人指灑迤奮宮角初言小人獻終拜長者酢

清言喜自洽，細故憂可略。幸無職事顧，况荷租賦薄。讀書有休暇，得醉且吟噓。

食梨

今歲天旱甚，百穀病已久。山梨最大樹，屬此亦乾朽。當春花盛時，雪滿山前後。常期摘秋實，穰穰落吾手。忽驚冰玉敗，不與膏澤偶。清朝起周覽，映葉才八九。閑居問時物，此說得溪叟。貧齋分寂絕，塵抱徒噎嘔。寧知蕭條內，把握忽先有。食薪恐非稱，分少覺已厚。開苞日星動，落刃冰雪剖。煙潯擇新汲，遠負盈素缶。英華兩相發，光彩生戶牖。初嘗密經齒，久嚼泉垂口。蠲煩慰諸親，愈渴忻衆友。肯視故畦瓜，寧論濁泥藕。歲晚迫風霜，人飢乏藜糗。真味雖暫御，未許置樽酒。

追租

耕耨筋力苦收刈田野樂鄉鄰約來往樽酒追酬
酢生涯給俯仰公斂忘厚薄胡爲此歲暮老少顏
色惡國用有緩急時議廢量度內外奔氣勢上下
窮割剝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陂湖蹙埃壻禾
黍死燒确衆期必見省理在非可略謂須倒廩賑
詎止追租閤吾人已迫切此望亦迂邈奈何呻吟
訴卒受鞭捶却寧論救憔悴反與爭合龠問胡應
驅迫久已罹匱涸計須賣強壯勢不存尪弱去歲
已如此愁呼徧郊郭飢羸乞分寸斯須死笞縛法
令尙脩明此理可驚愕公卿飽天祿耳目知民瘼
忍令瘡痍內每肆誅求虐但憂值空虛寧無挺犂
鑿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吾臥避囂喧茲言偶

斟酌試起望遺材
霾風振墟落

桐樹

棄地瓦礫間
茲桐偶誰樹
憶見擁西牆
俄成劃烟霧
得時花葉鮮
照影清泉助
當軒蔽赤日
對臥醒百慮
惜哉稟受弱
妄使鸞凰顧
商聲動猶微
秀色觸已沮
泫摧亂繁條
逼迫畏清露
暄晴幸未闕
飄落儻可拒
噫號衝颿回
激射陰霰聚
此勢復何言
瞪視空薄暮

九月九日

淒淒風露滋
靡靡塵靄屏
已忻廬舍清
未苦裘褐冷
眠食味尤嘉
起坐日尚永
虛天照積水
精鑑出幽礦
石瑩見山稜
林疎覺牕罔
黃花宿蕊破
艷艷晨粧靚
頻尋遠逕香
每愛蒼池影
爲誰佳色鮮
慰

我貧齋靜寒醅出家法異果得他境甘腴饌新免
醜怪薦修瘡滿猛反幽閑重時節老大珍物景獻酬
興未薄比諷思猶騁况同親戚歡詎匪田野幸俱
醉任栖鷓燭炬尚可秉

路中對月

山川困遊人而不斷歸夢其餘惟日月朝夕南北
共日光驅人身擾擾逐羣動鄉思須暫忘世事那
止重豈如月可喜露坐惜倥傯清明入襟懷萬里
絕纖霧愛之不能殮但以目睛送想知吾在廬皎
皎上脩棟慈親坐高堂切切兒女衆憐其到吾前
不使降惟蒙豈不映時節荏苒更季仲而我去方
急其能計歸鞚我非土木爲耳目異聾聵念之曷
由安腸胃百憂中何言月下喜喜意亦有用爲其

同此時水木光可弄猶勝夢中事記之聊一誦

聽鵲寄家人

鵲聲喳喳寧有知家人聽鵲占歸期物情固不等
人事爾意自驚思別離秋風粲粲正可愛黃菊芙蓉
開滿枝春風千樹變顏色遠水靜照紅霞衣梧桐
楊柳豈知數沙步露冷銀床歛新黃暗綠各自
媚爛熳未減春風時誰言秋物不可賞人意自移
隨盛衰山田正冷酒味美禾黍半收鷄鴈肥霜梨
野栗處處有雪密薦口清香隨鄉園物物可想見
我意祇隨魂夢飛家人未用占鵲語應到歸時春
亦歸

讀書

亦云辛卯歲讀書

吾性雖嗜學年少不自強所至未及門安能望其

堂荏苒歲云暮家事已獨當經營食衆口四方走
遑遑一身如飛雲遇風任飄揚山川浩無涯險怪
靡不嘗落日號虎豹吾未停車箱波濤動蛟龍吾
方進舟航所勤半天下所濟一毫芒最自憶往歲
病軀久羸尪呻吟千里外蒼黃值親喪母弟各在
遠計歸恐驚惶凶禍甘獨任危形載孤艤崎嶇護
旅櫬緬邈投故鄉至今驚未定生還乃非常憂慮
心膽耗驅馳筋力傷况已近衰境而常犯風霜驅
之久如此負疴固宜長朝脯暫一飽百回步空廊
未免廢坐臥其能眎縑緙新知固云少舊學亦已
忘百家異旨趣六經富文章其言既卓闊其義固
荒茫古人至白首搜窮敗肝腸僅名通一藝著書
欲煌煌瑕疵自掩覆後世更昭彰世久無孔子指

畫隨其方後生以中才胸臆妄度量彼專猶未達
吾慵復何望端憂類童稚習書倒偏傍况令議文
物規摹詎能詳輪轅孰撓直冠蓋孰纒黃珪璋國
之器孰殺孰鋒鉞問十九未諭其一猶面牆幾微
言性命萌兆審興亡茲尤覺浩浩吾詎免俛俛因
思幸尙壯曷不自激昂前謀信已拙來效庶云臧
漸有田數畝春秋可耕桑休問就醫藥疾病可消
穰性本反澄澈情田去榛荒長編倚脩架大軸解
深囊收功畏奔景窺星起幽房虛窗達深瞑明膏
續飛光搜窮力雖憊磨礪志須償譬如勤種藝無
憂匱困倉又如導涓涓寧難致湯湯昔廢漸開闢
新輸日收藏經營但亶亶積累自穰穰旣多又須
擇儲精棄其糠一正以孔孟其揮乃韓賓朋顧緇

空館議論據方床試爲出其有始如宮應商紛紜
遇叩擊律呂乃交相須臾極萬變開闔爭陰陽南
山對塵按相摩露青蒼百鳥聽徘徊忽如來鳳凰
乃知千載後坐可見虞唐施行雖未果貯蓄豈非
良何殊廐中馬縱齧草滿場形骸苟充實氣力易
騰驤此求若未晚此志在堅剛

雜詩五首

三季已千載古道久荒榛紛紛東漢士飛鳴不當
辰經營救氛疹此志卒埃塵士生有進退何必棄
其身其道雖褊迫其行絕莊磷公心不吾誑復求
無此人

貧仕任固小會計未可失方今備千品內外有卑
秩孰當責在己施設能自必拘文已難騁避世固

多屈細云且可略於大復何實所就正如斯與古
豈同術雖非萬鍾富苟冒歸一律焉能示朋友學
士空自咄

韓公綴文辭筆力乃天授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
後謂爲學可及不覺驚縮手如天有日月厥耀無
與偶當之萬象瑩所照百怪走此其自然光萬物
安得有其人雖已歿其氣著星斗窮天破大惑更
覺功業久其餘施諸小未負風義厚當身止自善
所遇時則不致官九列齊此理嗟亦苟去就惟用
捨士固無常守孔孟非其稱斗祿應未取惜哉天
下才甘受外物誘

相去幾年今與古睢陽幾人朱與紫嗟哉二子獨
有名義烈乃能長不死當時美人歡未足一日倉

皇行萬里豈無公卿尊且寵急反與胡爲眼耳丈
夫感激世莫測二子引身高不起忠驅義激鬼神
動漠漠胡沙來此止

少年百事銳豈謂身力孱心笑古時士樹立勢苦
難差池歲月邁自照失朱顏初心不復道齟齬常
未安紛紛憂與勞幾不傷肺肝人自省己分靜默
固其端詩書可自喜施設諒漫漫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涕淚昨辭親酸心今別子舟陸空相望摻袂卽千
里

戲呈休文屯田

陳侯雋拔人所羨歲晚江湖初識面已聞清論至
更僕更讀新詩欲焚硯天子無由熟姓名諸公

固合思論薦烏韉况已踏臺省黑綬未得辭州縣
落落逢人愈難合欣欣顧我能忘倦跬步龕官別
經歲角巾廣坐今相見遶郭青山疊寒玉滎隄遠
水鋪文練明紅靚白花千樹隔葉跳枝鷺百轉佳
時苦雨已蕭索落葢隨風還面旋縱無供帳出郊
野尙有清樽就閒燕脫遺拘檢任真率放恣嘲諧
較豪健東廊解榻不共語明日離亭空眷眷

送宣州杜都官

夜聞陵陽峯上雨曉見宛溪春水平畫船不待雙
櫓挾歸客喜成千里行牧之文采宜未泯夫子風
流今有聲篇什高吟鳳凰下翰墨醉洒煙雲生撥
置簿書有餘力放意樽壘無俗情忠義非徒勸風
俗愷悌固可交神明餘休比戶得涵泳囂訟累歲

皆澄清薦章交論付丞相士行如此宜名卿江湖
一見十年舊談笑相逢肝膽傾鷓鷯一枝亦自得
去矣黃鵠高飛鳴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
攀援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
中遺人耕紫烟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
蛟龍淵豐堂廣殿何言言階脚插入斗牛間樛枝
古木不記年空槎鳴然臥道邊幽花自嬋娟林深
爲誰妍但見塵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猿鷄禽乳鹿
往往嗥荒蕪却視來徑如緣絙千重萬疊窮巖巒
下有荆吳粟粒之羣山又有甌閩一髮之平川奕
碁縱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原千奇

萬異可意得墨筆盡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達
世路俯仰多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
囂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
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霄插漢之竄起出
門舉足得往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
人衣食足闔境年年枹鼓閑几按剗裁得休暇山
水登躡遺紛煩我行送之思故園引領南望心長
懸

東軒小飲呈坐中

二年委質繫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隨薄祿困
垂首似見故人羞滿顏及門幸得二三友把酒能
共頃刻閒海魚腥鹽聊復進野果酸澁誰能刪談
劇清風生塵柄氣酣落日解醉環瑰材壯志皆可

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悒去病體頓覺
神明還簡書皇皇奔走地筦庫碌碌塵埃間功名
難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環不如飲酒不知厭
欲罷更起相牽扳

明妃曲二首

明妃未出漢宮時秀色傾人人不知何況一身辭
漢地驅令萬里嫁胡兒喧喧雜虜方滿眼皎皎丹
心欲語誰延壽爾能私好惡令人不自保妍蚩丹
青有迹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窮通豈不各有
命南北由來非爾爲黃雲塞路鄉國遠鴻雁在天
音信稀幾成新曲無人聽彈向東風空淚垂若道
人情無感慨何故衛女苦思歸

蛾眉絕世不可尋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無由汗

白玉向人不肯用黃金一辭椒屋風塵遠去託羶
廬沙磧深漢姬尙自有妬色胡女豈能無忌心直
欲論情通漢地獨能將恨寄胡琴但取當時能託
意不論何代有知音長安美人誇富貴未央宮殿
競光陰豈知泯泯沈烟霧獨有明妃傳至今

喜二弟侍親將至

京師書多言二弟爲縣之美

嗟予懷抱徒蠢蠢二弟胸中何落落政如魯衛各
馳騁文似機雲飽磨琢坐曹風義動江淮爲縣聲
名到京洛鴻雁戔戔並羽儀棠棣韡韡聯跼鄂我
於兩處抱饑渴恨寄一官如束縛周南留滯勿復
論平陸可來無厭數慈親况不倦行役官長幸復
寬期約似聞笑語已髣髴想見追隨先踴躍共眠
布被取溫暖同舉菜羹甘淡薄山花得折隨好醜

村酒可醉無清濁屈伸有命更勿疑細故偶然皆可略春風爲子送帆檣速放船頭來此泊

七月一日休假作

初秋尚苦暑歸沐乃君恩地閑少來客日晏猶閉門家乏念藜藿開顏無一樽况復辭貌拙敢隨車馬奔盥濯何所事讀書坐前軒豈堪當世用空味古人言頗喜市朝內獨無塵土喧終年但如此真竊太官餐

秋夜

秋露隨節至霄零在幽篁灑氣入我牖蕭然衾簟涼念往不能寐枕書嗟漏長平生肺腑友一訣餘空床况有鵲巢德顧方共糟糠偕老遂不可輔賢真淼茫家事成濩落嬌兒亦徬徨晤言豈可接虛

貌在中堂清淚昏我眼沉憂回我腸誠知百無益
恩義故難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高閣在清禁長軒憑廣虛御幄悶圖象依然臨幸
餘翠甃布天路黃簾分直廬一雨清景早稍涼秋
興初解帶就君坐臨床闕素書山海所錯出飛潛
類紛如此語果虛實遺編空卷舒自笑正豕亥更
微注虫魚君材合遠用就此固已疎如我乃斯幸
地閑容誤居竹影散良席花香浮廣裾俯仰自足
適歸時更當徐

李氏素風堂

丞相事唐室獨馳三絕名家世在圖史詩書傳後
生郎位逮流澤出令儕輩驚歲暮營燕坐高居遺

世情翠竹帶書幌青山臨酒觥已使襟韻適况聞
吟誦聲自可化鄉里豈唯門戶榮果有過庭子穎
然材思精抱璞已三獻驚人當一鳴風義故常在
茲堂非偶成

秋聲

喬柯與長谷秀色故未浼秋風來吹之聲如振江
海怒號無晨夕唱和若有待瑟瑟徧坳窪豈獨緣
蟲蒐百川亦相投取鬧不知悔竹籬更諲然呂律
焉足采蝮螿豈知微切切如怨慙惟人亦吟哦沸
若烹鼎鼎八荒同一鳴靜裏安得在獨有虛空翁
恬然故無改

戲書

家貧故不用籌算官冷又能無外憂交遊斷絕正

當爾眠飯安穩餘何求君不見黃金滿籩要心計
大印如斗爲身讎妻孥意氣賓客附往往主人先
白頭

李節推亭子

盱江郭東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羣峯連延倚天
壁長林相蔽虧蒼翠浮日夕青冥窗戶寒居者非
咫尺子初得從誰有此煙霧宅燕坐遠世喧及門
無塵客築亭更求深緩帶聊自適時花笑婀娜山
鳥吟格磔家釀熟新樽歡言命良席故已輕華簪
寧論珍拱璧我亦有菑田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
車過從佇三益

秋夜露坐偶作

白雲飛尚低清露泫猶早風來亦依微濁暑焉得

掃客堂虛四楹洒水恨枯稿喜茲宵漏初露坐散
襟抱河明帶飛觀月白通馳道顧眄塵慮銷瓶泉
謝頻倒詩恨無同聲人詩義與探討跣躅拂方床
歸臥夢亦好

韓王汝使歸

顧命逮殊隣輜軒遵此道公府戒行期禁庭頒重
寶積雪正東流度河盛前導士勇踐胡塵馬驕嘶
塞草玉節所鎮臨羶廬先汛掃芥爾示威靈坦然
布懷抱國倚材實優虜得聲名早慷慨服天驕從
容問遺老光華反原隰沆碭看西顛迎勞動都門
旌旗風亦好

苦熱

憶初中伏時怫鬱炎氣升赫日已照灼赤雲助軒

騰積水殆將沸清風豈能興草木恐焚燎窗扉似
炊蒸冰雪氣已奪蚊蠅勢相矜發狂憂不免暑飲
詎復勝

過介甫

日暮驅馬去停鑣叩君門頗諳肺腑盡不聞可否
言淡爾非外樂恬然忘世喧况值秋節應清風蕩
歎煩徘徊望星漢更復坐前軒

過介甫歸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
迂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

合醬作

孺人捨我亡稚子未堪役家居拙經營生理見侵
迫海鹽從私求廚麪自官得棟豆連數晨汲泉候

將夕調澆遵古書煎熬需日力庶以具藜羹故將
供膾食豈有寄徑憂提瓶無所適但慙著書非覆
瓿固其職

送章婺州

方擁使君節駕言自東還又聞白丞相懷紱出九
關遂縱大船去欲追詎能攀已喜所寄徑幽尋足
谿山仍誇越西部迥在雲林間屋瓦徧高下青蒼
更回環穿路竹裊裊鳴沙水潺潺會有樽酒適每
需庭訟閒况席鼓琴舊政行故非艱歲暮當趨召
馳歸復玉班

瞿祕校新授官還南豐

柳色映馳道水聲通御溝雖喜芳物盛未同故人
遊叩門忽去我躍馬振輕裘佩印自茲始過家當

少留中園何時到薇蕨亦已柔山翠入幽屐渚香
浮迥舟阡陌有還往壺觴時獻酬應笑天祿閣寂
寥誰見求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四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

古詩

送程公闢使江西

程侯昔使西山下金印出懷光滿把坐馳雷電破
姦伏力送春陽煦鰥寡袴襦優足徧里巷禾黍豐
穰罄郊野訟庭終日自虛曠德宇平生本蕭洒龍
淵決水漲清沼鳥背株林開廣廈蒼顏擁檻四山
出翠色橫欄大江瀉掌平百里露州郭髮密千甍
銜屋瓦雲裘數曲秀蘭蕙鳳蓋相摩擢梧榎客來
尚喜并投轄主禮寧論燭飛炧三吳月出照金戟
百越風來吹玉綈羽釵絕艷舞回雪寶劔諸儒談
炙輠一尊放意受天籟萬累回頭真土苴我思飛
步綴登躡又欲生綃乞圖寫身縻東觀願雖阻目

注章門心豈捨過臨有幸破氛霧奮厲方欣入陶
冶齋航又自日邊去信節初從天上假舊邦往靖
寄揮塵新穀來輸付流馬遙知素譽在民口已有
歡聲騰里社却尋泉石引幽士想憶沙塵笑勞者
何當一解豫章榻強賦土風令中雅

遊金山寺作

候潮動鳴艖出浦縱方舟舉箔見茲山巋然峙中
流朱堂出烟霧縹渺若瀛洲十年入夢想一日恣
尋遊屐履上層閣披襟當九爍地勢已瀟洒風飈
更颺颺遠挹蜀浪來旁臨滄海浮壺觴對京口笑
語落揚州久聞神龍伏况覩鷺鳥投行緣石徑盡
却倚巖房幽頗諧雲林思頓豁塵土憂昏鍾滿江
路歸榜尚夷猶

自楊子渡以兩小舟夾引所乘舟故云方舟

答葛蘊

我初未識子已知子能文春風吹我衣暮召入九
闈衆中得子辭默許非他人方將引飛黃使出萬
馬羣差之在須與氣沮不復論大明臨萬物我亦
傍車塵相逢扶桑側一揖意自親屈子果由我相
示以無言同行千步廊攬轡金馬門歸來客舍中
未及還往頻東舟載子去千里不逡巡今者坐甌
越相望若三辰忽有海上使問我及牆藩得子百
篇作讀之爲欣忻大章已逸發小章更新清遠去
筆墨畦徒識斧鑿痕想當經營初落紙有如神勉
哉不自止直可闕靈均我老未厭此持誇希代珍
朝吟忘日昃暮吟忘日曛發聲欲薦子自笑不足
云

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
著紅少年里中出，百金市上裁輕羅。
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
放舩縱櫂鼓聲促，蛟龍擘水爭馳逐。
倏親忽遠誰可追，朝在西城暮南溪。
奪標得雋唯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
紅簾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
斷瓶取酒飲如水，盤中白筍兼青螺。
生長江湖樂卑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溪水來何長，若耶清明宜靚粧。
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鏡裏。
春風來吹不生波，秀壁如奩四邊起。
蒲芽荇蔓自相依，躑躅天桃開滿枝。
求羣白鳥映沙去，接翼黃鸝穿樹飛。
我坐荒城苦卑濕，春至花開曾未知。
蕩槳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草

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手中紅螺豈須勸輕舟
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瀟裙家住橫塘散時晚
分明笑語隔溪聞

種牡丹

經冬種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條始秀出蠹已病其
芽柯枯葉亦落重尋但空槎朱欄猶照耀所待已
泥沙本不固其根今朝謾咨嗟

西湖二月二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藩紛此獄訟地欣乘刁筆
閑漾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顏春風隨我來掃盡冰
雪頑花開滿北渚水淥到南山魚鳥自翔泳白雲
時往還吾亦樂吾樂放懷天地間顧視彼誇者錙
銖何足言

北湖

常時泛西湖已覺烟水永北隄復誰開長涵一川
靜久幽繇地偏跬步人跡屏我初得之喜指顧闢
榛梗種花延妙香插柳待清影飛梁通兩涯結宇
臨四境包羅盡高卑開拓極壬丙洒然塵滓消恍
爾心目醒與物振滯淹如人出奇穎日携二子
杖屨屢觀省念時方有爲衆智各馳騁獨此得逍
遙固知拙者幸

百花隄

如玉水中沙誰爲北湖路久翳荒草根未承青霞
步我爲發其枉脩營極幽趣髮直而砥平驂騮可
馳鶩周以百花林繁香泫清露間以綠楊陰芳風
轉朝暮飛梁憑太虛嶢榭躡煙霧直通高城顛海

岱歸指顧爲州乏長材幸歲足秔稌與衆飽而嬉
陶然無外慕

芙蓉臺

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
嬋娟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爲庭戶羽蓋霓
裳不知數臺上遊人下流水柱脚亭亭插花裏欄
邊飲酒櫂女歌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
屐綠柳墻連使君宅

秋懷二首

流水寒更澹虛窓深自明寒帷遠鐘斷擁褐晨香
清油然而素心適緬彼外物輕因時固有應在理復
何營隱几公事退卷書坐南榮以茲遠塵垢何異
山中情

爲州詎非忝卽事亮何成幸茲桑麻熟復示倉箱
盈閭里凶黨戢堦除囂訟清日攜二三子飽食中
園行念非形勢迫免有彈弋驚幽閑固可樂勿慕
高遠名

送李撰赴舉

湖水碧槐花黃山川搖落窓戶涼宿雲星稀日東
出青冥風高雁南翔華堂昨夜讀書客匹馬今朝
遊大梁風鏗拂塵見飛影把握驚人持夜光康衢
四闢通萬里天駟得地方騰驤我留東山意頗卓
屏棄外慮無毫芒子能相從味冲漠捉筆勿暫遲
歸裝

送韓玉汝

春日城東送韓玉汝赴兩浙轉
運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爲韻得
生字

野岸漲流水名園分雜英旭景冠蓋集清談樽酒
傾重此臺省秀駕言江海行已喜懷抱粹况推材
實精衆許極高遠時方藉經營詎止富中廩固將
澤東氓還當本朝用不待芳歲更功名自茲始勿
嘆華髮生

招隱寺

一徑入松下兩峯橫馬前攀緣綠羅磴飛步蒼崖
巔昔人此嘉遯手弄朱絲絃想當林間月獨寫山
中泉此樂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亦本蕭散至此
更怡然偏憐最幽處流水鳴濺濺

延慶寺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納涼
同觀建鄴宮中畫象翰林墨跡延慶寺者
劉裕故宅中有壽丘山

禪方壽丘山平昔宋公宅好風吹雨來暑氣一蕩
滌我與二三友歡言同几席神清軼埃壒盞趣合盡
肝鬲嶺竹翠尙新水花紅可摘以此侑罇酒隕然
岸巾幘建業舊丹青金鑿餘翰墨綽約桃李顏超
遙龍虎跡朽矣霸王業信哉文章伯感古已躊躇
慕奇復嘆息泊無勢利心自覺衿慮適起坐相扳
牽遲留日將夕

送豐稷

桃葉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人
夜起勁艣亂江羣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我舉
裝千里行閱材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冰雪清讀
書一見若經誦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
質操行秀出存鄉評嗟從薄祿困流滯能誘鄙俗

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強學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
據按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蒙成雖知璞玉難強獻
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迺知確物理先否終
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不飲酒

不飲酒不善諧少年醒眼看花開况從多病久衰
耗自顧白髮垂韞毳縱遇花時少情思經春不曾
嚼酒盃布穀但憂天雨少提壺謾聞山鳥催且坐
蒲團紙窓暖兩衙退後睡敦敦

初發襄陽攜家夜登峴山置酒

維舟沔南岸置酒峴山堂入坐松雨濕吹衣水風
涼烟嶺火明滅秋湍聲激揚乍釋塵垢累况餘燈
燭光羊公昔宴客爲樂未遽央而我獨今夕携家

對壺觴頗適麋鹿性頓驚清興長歸去任醑酌詎
期誇阿强

高陽池

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陽池歸時誇醑酌更問并州
兒我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
嘗持念豈公事衆又非筋力衰局束避世網低回
繼塵羈獨慚曠達意竊祿誠已卑

遊鹿門不果

方舟下秋瀨已遠漢南城念昔在郡日苦爲塵網
嬰低心就薄祿實負山水情鹿門最發秀十里行
松檉宿幌白雲影入窗流水聲龐公昔抱道遯世
此躬耕風雨塞天地伺晨獨先鳴故巖但聞說已
覺醒朝醒及茲道途出謂諧猿鶴迎顧值深潭阻

獨憐幽思并不踏蘇嶺石虛作襄陽行

漢廣亭

悠悠漢水長剡剡楚山密若與心目期爭從窗戶
出太守朴鄙人迂無適時術治民務不煩得意偷
暇日北城最頻高局促皆曠逸雲根辨毫芒鳥背
臨崱峩亦以樂賓遊豈惟慰衰疾欲寄別後情嗟
無少文筆

聞喜亭

聞喜名自昔廣亭臨漢津飛蕩出萬屋地絕無纖
塵盤道城堞古遠林墟曲新靜覺耕釣勝幽宜鷗
鷺馴賴此荒僻郡幸容朴愚人閣鈴晝常寂齋釀
寒更醇一罇且勤設勿負頭上巾

劉景升祠

景升得二蒯坐論勝凶殘正當喪亂時能使憔悴
寬續紛多士至肅穆萬里安能收衆材助圖大信
不難諸公龍鳳姿有待久盤桓得一固足興致之
豈無端迺獨采樗櫟不知取椅檀蓋云器有極在
理良足歎

隆中

志士固有待顯默非苟然孔明方微時息駕隆中
田出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
鼎遷垂成中興業復漢臨秦川平生許與際獨比
管樂賢人材品目異自得豈虛傳

蔡州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久埋沒荒烟起空
林昔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轂深藏閱

黃金構難琦琮間咎責積已深終貽覆宗累苟得
非所欽爲惡理當爾足懲誇者心

谷隱寺

峴南衆峯外窅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復出道安
林習池抱鄰曲虛窗漱清音竹靜幽鳥語果熟孤
猿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緹塵羈無絲
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臯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湮
沒解佩蓋已迷沉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氛
藹歇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
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隄長槐柳若雲布連陰入虛
堂架險注鳴溜分畦殖羣芳豈惟富桑柘蓋亦餘
困倉主人事幽屏不願尚書郎卽此狗高志風騷
恣徜徉強起迫義重還歸直明光清風凜然在素
壁盈文章故栖勿回眄黃鵠本高翔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
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子遺萬事遂恬曠我繫一
官常局促早衰膽氣自然薄多病顛毛那更綠人
情畦畛阻肝膈世路風波悸心目每嗟太守兩朱
輪寧及田家一黃犢幸逢懷紱入斗牛喜得披山
收寶玉薄材頑鈍待磨琢舊學搶攘期反覆雲鴻
可近眼先明野鹿尙縻顏自忸長鬚幸未阻誨存

下榻應容拜臨辱

漢陽泊舟

暫泊漢陽岸不登黃鶴樓江含峩岷氣萬里正東
流驚風孤雁起蔽日寒雲浮祗役雖遠道放懷成
薄游興隨滄洲發事等魚樵幽烟波一罇酒盡室
載扁舟

鄭口

昔與宜興
君同過此

我行去此二十年鄭水不改流潺湲風光滿眼宛
如昨故人乘鸞獨騰騫今人隨我不知昔我記昔
遊何處言淚向幽襟落如瀉况聞江漢斷腸猿
促促爲物役

促促爲物役區區追世情但嗟東縛急未覺章綬
榮奈此兩鬢白顧無一墨耕所求亦云幾脫粟與

藜羹

鴻鴈

江南岸邊江水平水荇青青渚蒲綠鴻雁此時儔
侶多亂下沙汀恣棲宿羣依青荇暖且鳴暖浴蒲
根戲相逐長無矰繳意自閑不飽稻粱心亦足性
殊凡鳥自知時飛不亂行聊漸陸豈同白鷺空潔
白俛啄腥汙期滿腹

喜晴

天晴萬里無纖風江平水面磨青銅光華逸發萬
物上精氣夔與扶桑通我行江漢道苦惡十步九
折遺西東况遭積雨駕高浪沙翻石走相撞舂操
舟衆工立噤岸濕櫓鑽火磨星紅荒蹊成瀦尺寸
礙永日四望無人蹤一時得意數蛙黽鳴躍振踞

泥塗中陰消陽勝有先兆宇宙丹翠含冲融今晨
霾曠一掃蕩羲和徐行驅六龍眼明意豁萬事快
預喜來年麩麥豐

訓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聞君東南使攬轡雲松間皇華照楚甸吉玉投衡
山幽尋得臨觀意豁窮躋攀顧我客斗牛三年踈
往還低心念弱志引領望衰顏未共罇酒樂良嗟
人事艱叱馭犯冰雪迴鑣馳九關何足慰離思德
音鏘佩環

訪石僊巖杜法師

杜君袖嶺丹砂書一顧訶斥百怪除聲如翻河落
天衢四方爭迎走高車方瞳秀貌垂白髮買船東
南尋舊居石巖天開立精廬四山波瀾勢爭趨君

琴一張酒一壺笑談衮衮樂有餘我今歸來尙踟
躕羨君決發真丈夫

曉出

曉出城南羅卒乘阜纛朱旗密相映貔貅距躍良
家子鵝鸛彌縫司馬令奪標一一飛步疾槃槊兩
兩翻身勁霸上今朝且兒戲衛青異日須天幸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蓬山有行客欲上北城舟學問本閎博言談非謬
悠常陳帝王略得試紫雲樓一時驚豪捷况復富
春秋朋遊所欣附爭欲致綢繆承明動鄉思歲久
道苦脩忽懷淄川組夙昔願始酬出餞集儔侶情
歡期少留酒闌竟不至睠睠久臨流微我獨有咎
此詩聊可求

京師觀音院新堂

九衢言語亂人耳
三市塵沙眯人目
猿狙未慣裹
章綬魚鳥寧忘慕
谿谷悵無棲
宿在清曠欲弄潺
湲愈煩燠
道人誰氏斥佳境
決漢披霄敞華屋
駢羅疑疑三秀石
藂迸娟娟兩脩竹
雲蒸雨泄被巖壑
海倒河垂動林麓
頓驚俯仰遠囂濁
豈直形骸擺羈束
解衣堅坐暝忘返
飲水清談心亦足
丈夫壯志須坦蕩
曲士陰機謾翻覆
青鞋赤舄偶然爾
安用區區巧追逐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五

謝靈表坐承豐醴美芬發五

出

...

...

...

...

...

...

...

...

...

...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六

律詩

郊祀慶成

并進狀

右臣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郊見上帝聖意重
慎齋潔謹嚴始就帷宮則獨先羣臣宵興待事及
至壇場則陟降陛級徹去裊藉至於薦獻之際則
又端立以須不肯卽安退就便次所以至誠兢兢
如此故得天地祖宗眷顧臨饗華夷蠻貊觀聽欣
喜惟初積陰久而未解及輅車旣駕則天宇湛然
日光明潤可謂能得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福合
於天且不違之聖宜有歌頌被於聲律臣與在館
閣以文字爲職不敢以菲薄自止謹作五言郊祀
慶成詩一首凡一百二十字干冒宸嚴臣無任惶

恐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

詩

卽祚謳歌後欽柴禮數新
盛容超曠代樂貢盡殊
隣宿戒臨行殿宵興絕
衆臣立須空便次步進
却柔裊外物雖多品天心
在一純高靈終享德羣
望亦依仁暗藹如無間
遲延若可親欲知精意
荅預覩太和臻積曠沉
遙甸浮陽上綺圍霽雲
生斐亶愛景駐逡巡厚
慶歸清廟餘釐及兆人
還宮動前蹕喜氣入韶
鈞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納諫終無悟知人久更
明恩波通四海壽域載
羣生異俗衣裳會諸儒
雅頌聲威靈空想象盛
德詎能名

日轉歸人外天移入畫中
冕旒餘澤在警蹕舊儀
空卜宅三州繞方喪萬里通
初寒石門路松檜颯
悲風

滄海難回日青雲如送春
服喪三月徧遏樂四夷
均感格英靈在褒揚
大號新依然社稷計王業付
真人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已應南陽氣猶遲
代邸來範鎔歸獨化
綱理付羣材
禹會方無外
虞巡遂不回
空驚柏城仗
簫鼓送餘哀

繼文猶旦暮
歸啓已謳吟
畫手傳英氣
書筠見德音
鑄銅餘故鼎
啄草付春禽
試望橋山路
蕭蕭翠柏深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

并進狀

珍傲宋版

右臣伏以
大行皇太后在位四十有七年
身處宮闈
聰明慈恕
恭儉之德見於天下
洽於衆論
在仁宗時有輔佐相成之道
在先帝及陛下之日
非特始終孝愛兩義俱隆
實有援立鎮撫之大功
在先帝之世
從權當國
既而還政以時
明識獨見
出處應理
自二帝三代
秦漢以來
母后功德未有
巍巍如此
奄盡大期
羣情痛怛
陛下執喪哀慕
外雖易月內盡至
性報復大恩誠禮備極
蓋從古所未聞
今山陵有日
臣愚淺薄
無以自効
謹撰成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繕寫上進
臣無任悲哀感咽之至
謹具狀奏聞謹狀

詩

祖烈鷹揚終食奠家聲泉湧舊興譙人倫風化歸
三世王室功勞屬兩朝長信深嚴餘羽衛闕宮崇
大列宗祧衣冠籍籍談遺事不盡鴻名對永昭
山河德履孚潛顯江漢仁風被邇遐已輔乾坤成
化育終符日月繼光華和熹未寤還威柄明德猶
疎抑外家欲次徽音難髣髴空餘流恨入哀笳

送英州蘇祕丞

遠民歌舞戴升平碧閣朱樓照眼明鄉饌雨餘收
白蕈客鱗秋後對紅英瀧鳴真水遙通海路入南
山不隔城材術如君有餘暇出遊應數擁雙旌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艤舟金碧照溪沙帆上風吹五兩斜罷郡紫泥催
向闕過江紅旆引還家因將舊社人攜酒應喜新

林樹見花莫作山齋久留意中臺虛位有清華

遣興

安州十首

青燈闔鼠窺寒硯落月啼烏送迥笳江漢置身貧
作客溪山合眼夢還家百憂忽忽丹心破萬事悠
悠兩鬢華誰與建帆先度鳥更無留滯向天涯

楚澤

楚澤荒涼白霧根盈虛無處問乾坤虫虫旱氣連
年有寂寂遺人幾戶存盜賊恐多從此始經綸空
建與誰論諸公日議雲臺上忍使憂民獨至尊

西亭

團扇頻揮到此亭他鄉愁坐思冥冥空羞避俗無
高節轉覺逢人惡獨醒歲月淹留隨日老乾坤狼
狽幾時寧欲知事事今何似萬里波濤一點萍

盆池

環環清泚旱猶深
柄柄芙蓉近可尋
蒼壁巧藏天影入
翠奩微帶蘚痕侵
能供水石三秋興
不負江湖萬里心
照影獨憐身老去
日添華髮已盈簪

羈遊

麤飯寒釐且自如
欲將吾道付樵漁
羈遊事事情懷惡
貧病年年故舊疎
自古幸容元亮醉
凡今誰喜子雲書
何由得洗塵埃盡
恣買滄洲結草廬

南軒竹

密竹娟娟數十莖
旱天蕭洒有高情
風吹已送煩心醒
雨洗還供遠眼清
新筍巧穿苔石去
碎陰微破粉牆生
應須萬物冰霜後
來看琅玕色轉明

浮雲樓和趙嘏

萬里聊供遠眼開
簷前不盡水聲哀
朝雲尚拂陽臺去
羽獵曾圍夢澤來
解帶欲留長日坐
傾壺難飲故人杯
遭窮萬里飄萍內
到此登臨更幾回

照影亭

河流縈檻色輝輝
無數幽禽入鏡飛
已映渚花紅四出
更涵沙柳翠相圍
不欺毫髮公雖有
太盡妍蚩道恐非
自笑病容隨步見
未衰華髮滿緇衣

晚望

蠻荆人事幾推移
舊國興亡欲問誰
鄭袖風流今已盡
屈原辭賦世空悲
深山大澤成千古
暮雨朝雲又一時
落日西樓憑檻久
閑愁唯有此心知

書閣

自憐野性生來拙
誰許交情晚最親
世路因仍憂

檻穽他鄉衰暮傍風塵惟將菽藿還求志未有秋
毫可爲人一畝蕭然須暫得欲偷閑日長精神

贈彈琴者

至音淡薄誰曾賞古意飄零自可憐不似秦箏能
合意滿堂傾耳十三絃

寄孫正之

貌癯心苦氣飄飄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丘山惟
筆力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緝應千首學術窺
尋豈一朝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秋日感事示介甫

秋日氣已盛陰蟲朝暮聲煙雲斷溪樹風雨入山
城沙磧有遺虜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耻
論兵

簡翁都官

倦遊公府曳長裾笑上扁舟指舊廬自有文章真
杞梓不須彫琢是璠璣浮蛆滿瓮嘗春酒垂露臨
窓理素書況得君賓同壯節一鄉清問更誰如

陳祁秀才園亭

眼無塵土境殊清一繞芳蹊病體輕烟樹疑從古
晝見水軒真在碧天行君能極巧安山勢我欲忘
歸聽竹聲只恐主人難住此弟兄佳行滿鄉評

上杜相公

水爲舟楫旱爲霖社稷生民注意深豈謂便辭黃
閣議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
時國老心只有功名隨日遠不令功被管絃音

胡太傅挽詞二首

讜言留簡冊恭德載闈門福履三朝盛官儀一品
尊九原無復起萬事付誰論不必諸儒記清名久
自存

遠略參基命雄文入典章
輶車俄就路瑞節始還鄉
象物陳虛寢哀歌寄奠觴
惟應九原上松檜日蒼蒼

訓林叔江西道中作

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痕乾
入陂野水冬來淺對樹諸峯雪後寒
塢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
行尋故友心無事不覺西遊道路難

送雙漸之漢陽

楚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
何年南狩牙檣出六月西來雪浪浮
夏口樓臺供夕望秦州風

物待春遊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

孔明

稱吳稱魏已紛紛渭水西邊獨漢臣平日將軍不
三顧尋常田里帶經人

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烏啼綠樹穿
花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己事儘從多
難見人情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

贈安禪懃上人

詎知蕭洒吾廬舊却有高明此寺隣水竹迸生剛
節老秋山過抱翠嵐新惟憐季子歸來困自笑原
思久更貧深識幽人風義厚掃軒開榻最相親

贈護仁監院

人貧舉世今爲甚僧事新年始更多食糲衣穿雖
擾擾構虛基險自我我誅茅改築君初有繫馬長
吟我暫過但覺滿山金碧澗不知誰到爲煙蘿

送覺祖明上人

冠石新墻日月回豐堂瓌殿起崔嵬鍾隨秋勢金
聲壯佛隱寒雲玉坐開流水遠奔雙澗去平林高
擁四山來麒麟細草東南路一望松門意自哀

謁李白墓

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
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
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吊前賢

送撫州錢郎中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幕管絃三

市晚畫堂煙雨五峯秋黃柑巧綴星垂檻香稻勻
翻雪滿甌應與謝公資健筆邦人才薄詎能訓

送王汝使兩浙

使傳東馳下九天此邦曾屈試鳴絃仁聲又向新
年入惠澤猶爲故老傳翠巘煙雲生席上滄溟風
雨到罇前經營智略多餘暇賞燕誰酬白雪篇

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遠神情玉氣溫節廉貧愈見風義老彌
惇舊學資詳正新儀屬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
脩門

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
傳鵬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
隧煙

簡景山侍御

長年心事最相親，一笑相疎忽數旬。
柏府地嚴方許國，芸臺官冷但容身。
飢腸漫竊公廚膳，病髮難堪客舍塵。
還有鹿門棲宿興，想君他日肯爲隣。

送李莘太傅

鄴道鳴絃去，容臺抱蕝初。
塵沙開祖帳，冰雪映征車。
久待連城價，誰騰一鶚書。
君王覽豪俊，應復召嚴徐。

遊天章寺

藍輿朝出踏輕塵，拂面毵毵柳色新。
曲水豈能留往事，南湖空解照行人。
最宜靈運登山屐，不負淵明漉酒巾。
老去飄零心未折，暫須同醉海邊春。

送關彥遠

莫辭爲我百分飲從此送君千里行物情簪屨尙
須念人道交親那可輕渚梅江柳弄佳色林鳥野
蜂吟好聲對之但醉餘可置明日此盃誰共傾

送關遠赴江西

食蘖飲冰廉士操敝衣穿履古人風溪堂興足登
臨後滕閣今歸嘯傲中一榻高懸賓閣峻二龍俱
化縣池空因過勝境須行樂驛召方當急詔東

西園席上

省閣名郎國羽儀瀛洲仙客衆著龜山蹊向日花
開早海嶠經寒酒熟遲下榻笑談紅旆偃引觴醒
醉玉釵隨唯慙別乘疎頑甚滿足塵埃更有詩

送孫穎賢

在秦州

穰穰春州鐵馬羣青衫吾子仕猶屯高談消長才

驚世藐視公侯行出人古氣欲遵奔日月畏塗曾
觸滯荆榛明夷夬決應斟酌自向窮通有屈伸

送鄭州邵資政

江夏無雙譽菑川第一才笑談成黼藻咳唾落瓊
瑰紫氣鋒銜露青冥羽翼開雋遊追幙府高步集
蓬萊探討篇章洽研磨術業該九霄新漢邸萬目
注梁臺選擇真儒用招延急詔催衣冠驚角綺賓
友重鄒枚每右橫經席寧虛置醴杯八荒披日月
萬里散雲雷始去東山榜俄參北斗魁廟堂奇計
得羌虜驚心摧帝念人求舊朝須汝作梅避榮言
屢切請外志難回際海歸封略連吳入剗裁夕冰
承命出畫錦過鄉來許國風猷壯容民宇量恢節
旄恩換鎮京室地稱陪賜覲親中展通班接上台

壺漿空度洧公位在三槐

看花

春來日日探花開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賦妍華無
健筆擬酬芳景怕深盃但知抖擻紅塵去莫問鬢
髻白髮催更老風情轉應少且邀佳客試徘徊

會稽絕句三首送趙資政

花開日日去看花遲日猶嫌影易斜莫問會稽山
外事但將歌管醉流霞

花開日日插花歸酒盞歌喉處處隨不是心閑無
此樂莫教門外俗人知

年年穀雨愁春晚况是江湖兩鬢華欲載一罇乘
興去不知何處有殘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漢陽門下士車騎幕中賓志節初皆壯風流久更
新樞庭承遠派郎位襲清塵雅淡琴聲古溫純玉
性真詩書來射策慈惠起臨人淮海褰帷久褻斜
叱馭頻政平無橫吏刑省絕寃民汴路揚旌出吳
門擁節巡持權心似水待物氣如春懋德垂承詔
遺榮遽乞身行高寧繫俗道勝不憂貧地絕分琳
館西歸近紫宸鴻飛開羽翼驥逸露精神却理烟
霞宅重尋水石隣青蒿銷鶴怨碧落見鷗馴故友
欣聯壁諸儒慕塾巾學兼鴻寶異興與赤松親激
勸留方冊驚傳動縉紳浮雲雖抗意反席正逢辰
祇恐尊廉退丁寧致軟輪

送趙資政

好問逢真主能言邁古風犯顏天意沃造膝衆情

通彈治心忘勢澄清誼匪躬朝廷推指佞都邑避
乘驟白簡威方厲青規遇更隆析符霄漢上開幕
斗牛中里聚追胥息階庭訟鉅空紀綱官特峻帷
幄地彌崇吏治連城肅倉儲絕塞充錦官清鎮俗
玉壘靜臨戎膏澤涵荒阻春陽煦滯窮鈞衡求儁
望龜筮協淵衷間出千齡合平居一德同股肱康
事力舟楫濟川功遠大經綸略精微獻替忠夕冰
分外闡晝錦過江東比戶仁聲入提封喜氣融信
深銷衆僞明盛破羣蒙正洽謳歌美俄更節制雄
保民追呂尚分土繼逢公淄水移幢碧牛山駐旆
紅魚鹽方舸集綺綉萬箱叢少憩驅千騎行歸冠
百工袞衣天下詠豈獨是空侗

過高士坊

一畝蕭然絕世喧抗懷那肯就籠樊功名晚更爲
餘事蓄異初嘗出至言郡閣已空徐孺榻里人猶
識鄭公門斯文未喪如繇我後代當知李仲元

餘杭久旱趙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
首

連章天上乞身閑笑入吳船擁節還一夜風雷驅
旱魃始知霖雨出人間

旌旗東下路塵開六月風雲席上回正恐一方人
暍死直將霖雨過江來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
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
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

送沈諫議

東南經濟得時英，方底除書下漢庭。
將幕鼓旗驚白晝，諫垣冠劍動青冥。
指撝甌越歸談笑，鎮壓江吳出醉醒。
金鼎鹽梅須大用，九霄應已夢儀形。

訓王徽之汴中見贈

黃流渾渾來沙際，佳氣葱葱近日邊。
河漢槎雖通遠客，蓬萊風未縱歸船。
山城劇飲銷紅燭，水驛高吟襞彩牋。
老去相逢情自密，不關清賞合留連。

寄鄆州邵資政

蒙問敝邑山水之景見索
新詩重意之辱謹吟二百

寄字上

鈇筆讐書客，朱幡守土臣。
素餐方側席，黃髮已侵巾。
喜有山圍郭，仍憐水滿津。
清華閑耳目，蕭洒長精神。
秀色秋來重，寒聲雨後新。
宿雲依戶牖，流月

過松筠北圃分殊境西湖斷俗塵渚花紅四出沙
鳥翠相新芡老含珠寶魚驚躍錦鱗飛梁凌窅眇
虛榭壓齋淪嶺對橫脩竹洲分抱白蘋靜宜人事
拙閑覺道腴真器小難周物官微幸庇身簿書偷
暇日杖屨想幽人沂險飛遊艇探奇漾釣緡形縻
甘鶴怨心泰得鷗馴督府恩容久芳牋訊問頻門
庭嚴衛戟尊俎從華紳却起烟霞興還思水石鄰
自嗤田父樂那可薦鴻鈞

和邵資政

拂衣久欲求三徑竊食聊須把一麾世路賤貧從
所好老年曾臆固無奇樊籠偶得滄洲趣蕪類難
醜白雪辭督府絲來恩禮厚每容商也與言詩

和孔教授

珍做宋版印
治煩方喜衆材同坐嘯南陽郡閣中几案有塵書
檄簡里閭無事稻糧豐衣冠濟濟歸儒學俎豆詵
詵得古風幸屈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蜚鴻

喜雪二首

欲休還舞任風吹斷續繁雲作陣隨已塞茅蹊人
起晚更迷沙渚鳥飛遲混同天地歸無跡潤色山
川入有爲太守不辭留客醉豐年佳兆可前知
雜雨零初急因風洒更狂英華傾月窟光氣瀉天
橫宛轉花飛密紆餘舞態長化財隨大小成器任
圜方秀已滋山國清尤助水鄉色巖齊上下明盛
析毫芒潤屋情誇誕埋輪興激昂收功歸澤物全
德在包荒預喜倉箱富潛知海嶽康蕭晨迎賀客
歌吹趣傳觴

雪後同徐祕丞皇甫節推孔教授北園晚步

沙草正黃瀕海意江梅還白故園情
循除遠水春前急繞郭空山雪後明
林影易斜寒日短角聲吹去暮雲平
最慙佳客忘形契肯伴衰翁着屐行

郡齋卽事二首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衰翁
困倉穰穰逢康歲閭里恂恂有古風
矚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
時大奸周高投海島而學校講說尚書依然自昔興王地
長在南陽佳氣中

滿軒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
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絲身
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探春
總是濟南爲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憶越中梅

浣沙亭北小山梅蘭渚移來手自栽今日舊林冰
雪地冷香幽艷向誰開

再賦喜雪

六花飛舞勢蹁躑點綴寒林態更妍山險龍蛇盤
鳥道野平江海變畚田人狂奔月非關夜馬健乘
雲別有天况值白羊新酒熟可能相就慶豐年

寄致仕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
紳此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
諄諄大略才超古昌言勇絕人抗懷輕紱冕瀝懇
謝陶鈞耕稼歸莘野畋漁返渭濱五年清興屬一
日壯圖伸北關恩知舊東宮命數新鸞凰開羽翼

驥馱放精神曠達林中趣高閑物外身揮金延故
老置驛候嘉賓主當西湖月勾留潁水春露寒消
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感獲麟激昂
疎受晚冲淡赤松親龍臥傾時望鴻冥聳士倫少
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策畫咨詢急儀刑矚想頻
應須協龜筮更起爲生民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六

觀影樹蠶登更強檢坐用

村住近新園白異天餘數畫各臨急贈低興感賦

初受知中茲未休賦請烟酌却望新其登士備少

論然必精長驅何既想請修教書以學對繼感感暴

依置輝刻專賣主管西城民公雷森木春氣春前

編編效林集費村中張高爾慈及長對全裝始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七

律詩

冬夜即事

印奩封罷閣鈴閑喜有秋毫免素餐市粟易求倉廩實邑猶無警里閭安香消一榻氎氍暖月澹千

門霧淞寒聞說豐年從此始更回籠燭卷簾看齊寒

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

堦庭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

窮漢置飯甕以 為豐年之兆

訓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

早氣滿原野子行歸舊廬籲天高未動望歲了何如荒土欲生火涸溪容過車民期得霖雨吾豈灌園蔬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
反覆泰山鴟飽正飛揚懶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
書味更長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紫荷香
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
花曉六月蓬瀛燕坐涼滄海桴浮成曠蕩明河槎
上更微芒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早起赴行香

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
度鴈欲深煙柳已藏鴉井轆聲急推寒玉籠燭光
繁秉絳紗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

席上

市井蕭條烟火微兩衙散雪夜深時若無一曲傳
金盞爭柰衰翁兩鬢絲

和陳郎中

材薄安時甘寂寞身閑乘興喜登臨
每尋香草牽狂思曾向幽蘭費苦吟
明月幾人非按劍高山從古少知音
數篇清絕賡歌意默見馮唐異俗心

雪後

雪景鮮妍猶弄色柳條葱蒨已抽萌
風光苒苒流雙轂人事悠悠寄一枰
射羿未應今獨有嘲雄何必史能評
且將畫諾供談笑更選名園載酒行

舜泉

山麓舊耕迷故壟井幹餘汲見飛泉
清涵廣陌能成雨冷浸平湖別有天
南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
更應此水無休歇餘澤人間世世傳

閱武堂

五朝坏冶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胡馬不闕光
祿塞，漢家常隸羽林兵。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
安佩犢行。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偶專城。

環波亭

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須把酒杯。楊柳巧含烟
景合，芙蓉爭帶露華開。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
聲四面來。誰信瀛州未歸去，兩州俱得小蓬萊。

鵲山亭

大亭孤起壓城顛，屋角峨峨插紫烟。灤水飛綃來
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
流世謾傳。太守自嗔還自笑，歸時乘月尙留連。

芍藥廳

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烟紫不勝妍。肯爲雲住陽

臺女恐逐風飛飾室仙
洧外送歸情放蕩省中番
直勢拘攣何如蕭洒山城守
淺酌清吟濟水邊

水香亭

臨池飛構鬱岩嶢
櫺檻無風影自搖
羣玉過林抽翠竹
雙虹垂岸跨平橋
煩依美藻魚爭餌
清見寒沙水滿撓
莫問荷花開幾曲
但知行處異香飄

靜花堂

脩簷轆轤背成陰
行盡松篁一徑深
好鳥自飛還自下
白雲無事亦無心
客來但飲平陽酒
衙退常攜靖節琴
世路人情方擾擾
一遊須抵萬黃金

仁風廳

凜凜風生寄此堂
塵埃消盡興何長
朱絃鼓舞逢千載
白羽吹揚慰一方
已散浮雲滄海上
更飛霖

雨泰山傍誰知萬物心
焦日獨對松筠四座涼

閱武堂下新渠

方渠新鑿北林開
流水遙經畫閣來
洗耳厭聞誇勢利
濯纓羞去旁塵埃
不憂待月供詩筆
已欲看華泛酒杯
却憶虎谿橋上過
夜涼臨砌尙徘徊

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
不知官是古諸侯
一尊風月身無事
千里耕桑歲有秋
雲水醒心鳴好鳥
玉沙清耳漱寒流
沉烟細細臨黃卷
疑在香爐最上頭

北渚亭

四楹虛徹地無鄰
斷送孤高與使君
午夜坐臨滄海日
半天唵看泰山雲
青徐氣接川原秀
常碣風連草木薰
莫笑一樽留戀久
下堦塵土便紛紛

芙蓉橋

鴈翅橫連杜若州，碧欄干影在中流。
蓬萊日日遊人到，誰道僊風解引舟。

百花臺

煙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采州。
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遊。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竊食東州歲未暮，蓬萊人問幾時歸。
憑闌到處臨清泚，開閣終朝對翠微。
兩印每閑軍市靜，雙旌多偃送迎稀。
一枝數粒身安穩，不羨雲鵬九萬飛。

霧淞

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
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鬢。

正月六日雪霽

雪消山水見精神
滿眼東風送早春
明日杏園應爛熳
便須期約看花人

寄顧子敦

清曠亭邊雁欲回
南湖分浪入城來
空山過臘猶藏雪
野岸先春已放梅
三徑未歸聊自適
一尊尋勝每同開
如今試想長松下
玉麈高談豈易陪

二月八日北城閑步

土膏初動麥苗青
飽食城頭信意行
便起高亭臨北渚
欲乘長日勸春耕

詠柳

亂條猶未變初黃
倚得東風勢便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北園會客不飲

畫橋南北水西東，高下花枝綠間紅。
澹得春風人盡醉，獨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涼

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
魚戲一篙新浪滿，鳥啼千步綠陰成。
虹腰隱隱松橋出，鷁首峨峨畫舫行。
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偶徇一官偷祿計，便懷千里長人憂。
桑間舉箔蠶初繭，隴上揮鎌麥已秋。
更喜風雷生北極，頓毆雲雨出靈湫。
從今菽粟非虛禱，會見甌窰果滿篝。

雨後環波亭次韻四首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候月已知星好雨卜年方喜夢維魚從今撥置庭
中事最喜西軒睡枕書

次縮得風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樵舟朝暮客乘風清泉雨後分
毛髮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維得禽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紫桑椹熟轉新禽看花弄水非
無事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維得花字韻

丹杏一番收美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
心目坐到城頭泊暝鷗

去年久旱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復
旱得雨亦六月十三日也

去年六月焦原雨入得東州第一朝今日看雲舊
時節又來農畔聽蕭蕭

到郡一年

薄材何幸擁朱軒竊食東風已一年隴上雨餘看
麥秀桑間日永問蠶眠官名雖冗身無累心事長
閑地自偏祗恐再暮官滿去每來湖岸合留連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牋

綠髮朱顏兩少年出倫清譽每相先壁中字爲時
人考圯上書從老父傳泮水笑談邀法飲高臺閑
燕屬佳篇衰翁厚幸懷雙璧更起狂心慕薦賢

酬強幾聖

俯仰林泉繞舍清經年閑臥濟南城山田雨足心
無事水榭華開眼更明新霽烟雲飛觀出晚涼歌

吹畫橋橫寄聲裴令樽前客祇欠高談一座傾

人情

人情當面蔽山丘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非真
學士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成孤論耕釣依
依憶舊遊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上扁舟

寄王樂道

荊州南走困塵埃應喜文章意自開明世正逢多
事日要塗須用出倫材不回霜雪天應惜未得風
雲衆忍摧若向沙頭吊杜甫近詩懸望自書來

戲書

集賢自笑文章少爲郡誰言樂事多報答書題親
筆硯逢迎使客聽笙歌一心了了無人語兩鬢蕭
蕭柰老何還有不隨流俗處秋毫無累損天和

贈張濟

憶初蘭渚訪沉淪一畝蕭然里舍貧
節行久窮彌好古文章垂老更驚人
詩書就我論新意冠劍投誰拂舊塵
山驛荒涼煩枉道一觴相屬莫嫌頻

北渚亭雨中

振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風雨間
泉聲漸落石溝澗雲氣迴壓金輿山
寒沙漠漠鳥飛去野路悠悠人自還
耕桑千里正無事况有罇酒聊開顏

送趙資政

鎮撫西南衆望傾玉書天上輟持衡
春風不覺岷山遠和氣還從錦水生
學舍却尋餘教在棠郊應喜舊陰成
歸來促召調鑪冶莫爲兒童竹馬迎

酌突泉

一派遙從玉水分暗來都洒歷山塵滋榮冬茹温
常早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傍行似鑑最憐沙
際涌如輪曾城齊魯封疆會况託娥英詫世人

金線泉

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
成縷月照靈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滎沙
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霜一片天

北池小會

笑語從容酒慢巡笙歌隨賞北池春波間鏤檻花
迷眼沙際朱橋柳拂人金縷暗移泉溜急銀簧相
合鳥聲新幸時無事須行樂物外乾坤一點塵

送韓廷評

謝庭冠蓋舊追尋僻郡相從喜更深進道由來輕

拱壁傳經知不羨
羸金騏驎要試風
沙遠竹柏須忘霰
雪侵別後壯懷應
努力白頭傾耳聽
徽音

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
壯字豐碑亦易忘
棗木已非真篆刻
色絲空喜好文章
峴山漢水成虛擲
大廈深簷且祕藏
好事今推雪溪守
故開新館集琳瑯

鵲山

一峯孤起勢崔嵬
秀色揆籃入酒盃
靈藥已從清露得
平湖長泛宿雲回
翰林明月舟中過
司馬虛亭竹外開
我亦退公思蠟屐
會看歸路送人來

華不注山

水經華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峯特起青峯嶺望點黛輿地志又

云亦名金輿山

虎牙千仞立
僂僂峻拔遙
臨濟水南翠
嶺嫩嵐晴

珍做宋版印

可掇金輿陳迹久誰探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
周戰氣酣丑父遺忠無處問空餘一掬野泉甘

靈巖寺兼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法定禪房臨峭谷辟支靈塔冠層巒軒窗勢聳雲
林合鐘磬聲高鳥道盤白鶴已飛泉自湧青龍無
迹洞常寒更聞惠遠相從樂世道囂塵豈可干

和孔仲平

園池方喜共追尋正是槐榆夾路陰雙燭縱談樽
酒淥一枰銷日紙窗深波濤萬字驚人筆塵土千
鍾異俗心佳句從來知寡和愧將沙礫報黃兼一作
金

郡樓

滿眼青山更上樓偶攜閑客此閑遊飛花不盡隨

風起野水無邊帶雨流懷舊有情惟社燕忘機相
得更沙鷗黃金駟馬皆塵土莫靳當歡酒百甌

鮑山

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兩眼明若道人心是
矛戟山中那得叔牙城

鄆州新堂

百尺豐堂汶水濱魯侯清燕此逡巡谿寒素礫偏
宜月璧瑩黃金不受塵引客笙歌行處是賞心花
木四時新未應久作林泉主天子今思舊學臣

垓下

三傑同歸漢道興拔山餘力爾徒矜泫然垓下真
兒女不悟當從一范增

離齊州後五首

雲帆十幅順風行臥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
上月酒醒還對紙窗明

畫船終日扒沙行已去齊州一月程千里相隨是
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

文犀剌刺穿林筍翠靨田田出水荷正是西亭銷
暑日却將離恨寄煙波

將家須向習池遊難放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風
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

荷氣夜涼生枕席水聲秋醉入簾幃一帆千里空
回首寂寞船窗祇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白玉觴誰對七橋今
夜月有情千里不相忘

庭檜呈蔣穎叔

樛枝高下秀森森曾寄名卿

郎一作

異俗心草舍一

時成往事松身千尺見新陰
聲清不受笙竽雜氣勁能遺
霰雪侵漢節從來縱真賞
謝庭蘭玉載芳音

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欄干
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
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鍾
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
風老去衣衿塵土在祗將
心目羨冥鴻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大句閱篇久擅場一函初得
勝琳瑯少陵雅健材孤出
彭澤清閑興最長世外麒麟
誰可係雲中鴻鴈本高翔
白頭多病襄陽守展卷臨
風欲自強

金山寺

塵外峇嶢驚嶺宮架虛排險出青紅林光巧轉滄
波上海色遙函白日東夜靜神龍聽呪食秋深蒼
鶻起搏風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回廊顧盼中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七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八

律詩

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

一川風月高郵夜
玉塵清談畫鷁舟
未把迂疎笑
山簡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潦退初
白沙新岸湊舟車
一時屠釣英雄盡
千載河山戰伐餘
楚漢舊歌流俚耳
韓彭遺壁冠荒墟
可憐馬上縱橫略
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
佳譽喧喧動士林
自重肯悲三獻玉
不欺常慎四知金
芝蘭秀出清門盛
鴻鷺翻飛紫殿深
別後齋中掛塵榻
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祕丞

簿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質性淳。
公退種花常滿縣，政成春雉不驚人。
指麾細柳通河外，歌詠甘棠付漢濱。
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樽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祕丞自襄陽司農寺勾業寺丞自光化相繼遷拜簽判程殿丞受代還朝預有惜別之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漢上城，爲僚方喜得時英。
已無楚澤行吟意，更有南陽坐嘯名。
驥力用來精爽緊，鷓行歸去羽翰輕。
須知別後狂山簡，夢寐清談鄙吝生。

雨中王駕部席上

鳩鳴連日始成陰，薄雨聊寬望歲心。
浴雁野塘新浪細，藏鷓宮柳嫩條深。
春寒巧放花遲發，人老嗟

辭酒滿斟英雋並遊知最幸名園偷暇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因話荆楚故事仍賦

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
文酒重訪清江下瀨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識高寧
許笑求田已闕品藻傳荆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庭暫留車馬憩林垞多情置驛邀
佳客好事磨鉛勘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
幌數峯青春醪有禁無絲寄誰爲江潭訪獨醒

贈黃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所學從誰得最完豫章新出已難攀不搖聲利心
能定欲正哇淫手自刪潁水珠璣來席上鄢城桃

李任人間高齋掛榻驪譟後坐守塵編少往還

招澤甫竹亭閑話

偶歸塞馬應何定粒食鷦鷯頗自安雲壓楚山春
後雪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材難強酒聖還
諳量未寬賴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檀欒

和鄭微之

故人容下榻清讌得傳杯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
梅雲林千嶂出煙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別歸期信
召催

送陳世脩

沙渚鴻飛入楚雲遠林樵爨宿煙昏娟娟野菊經
秋淡漠漠滄江帶雨渾歸路賞心應駐節客亭離
思暫開樽莫嗟問俗淹翔久從此頻繁不次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拔薤威名高外服握蘭風力冠中臺好音忽有雙
魚至喜氣遙知五馬來黎穎玉腴含雨重菊房金
粉傍寒開池邊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夙興招客與扳聯烟雲秀發春
前地草木清含雪後天已卜耕桑臨富水暫拋魚
鳥去伊川更追羊杜經行樂况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縈回入杳冥筠松高下簇虛亭春歸野路梅
初白雪盡沙田麥正青馬窟飛雲臨畫棟鳳林斜
日照疎櫺長年酒量殊山簡却上藍輿恨獨醒

韓魏公挽歌詞二首

堂堂風骨氣如春
袞服貂冠社稷臣
天上立談迎白日
握中隨物轉洪鈞
忽騎箕尾精靈遠
長誓山河籠數新
萬里耕桑無一事
三朝功德在生民
錙銖赤舄無驕志
咳唾黃金有古風
覆冒荒遐知大度
委蛇艱急見孤忠
謀謨邴魏丹青力
擁立昭宣柱石功
御筆新詩在新隴
哀榮誰得似初終

訓吳仲庶龍圖歲春感懷

瑣闥延閣腹心臣
籍甚聲華動縉紳
藥石言行天下雨
袴襦恩達國中春
召南去後餘思在
綸氏歸來壯志新
莫爲流年嗟白髮
濟時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恭軒

不要墻頭俗眼看
故開蒼蘚種檀欒
虛心得處從天性
勁節知來在歲寒
葉養風烟誇酒美
枝留冰

雪送歌殘名郎感慕同桑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僧正倚大師庵居

蘭械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遠塵埃五峯日破朝
雲出三谷花浮澗水來風散異香禪榻靜鳥闌清
唄法筵開因過舊國枌榆地松塵高談喜暫陪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訓

山茶純白是天真筠籠封題摘尚新秀色未饒三
谷雪清香先得五峯春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蕊蕭
條跡更塵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更無因

此花與楊州后土廟瓊花天下下一枝近
年瓊花可接遂散漫而此花為獨出也

訓江西運使蔣穎叔

收科同日曳華裾砮劃驚聞刃有餘驄馬已騰雙
闕路木牛還實太倉儲多岐易感千名別置袖空

榮一紙書欲佩左符甌越去更從南斗望單車

刀景純挽歌詞二章

史觀郎闡得謝歸桓桓筋力未全衰園林笑傲笙

歌擁山水追尋几杖隨尺牘百封虛有意文章十

秩更傳誰餘花自出藏春塢一點青燈照縹帷陳

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以為榮又云遵日作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白樂天無子其詩云文章十

秩官三品身後傳誰與歷誰景純善作書亦無子故云藏春塢景純自名其所居也

八十登高步更輕殷勤愛客是平生能臨緩急敦

風誼不向炎涼逐世情北岳雲烟思抗志東門冠

蓋羨遺榮可憐昨日壺觴地嗚咽唯聞薤露聲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寶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

論許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惜天

涯故舊稀預恐明年雙節召九霄鵬翼看橫飛

遊東山示客

虞寄庵餘蘚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逢推案文
書少偶見憑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黃微
破日邊風從今准擬頻行樂且伴罇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藍輦寧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
去遠洞中花照水長閑樓臺勢出塵埃外鍾磬聲
來縹緲間自笑龕官偷暇日暫携妻子一開顏

聖泉寺

笑問并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冥日抱山
腰閣碧野雲含石眼泉躡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門
繫海東船閩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村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
任敦燒藥洞門深
獨闚金版驚人語
能到青霞出世心
鷄犬亦隨雲外去
蓬瀛何必海中尋
丹樓碧閣唐朝寺
鍾唄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
蠟屐方偷半日閑
笑語客隨朱閣上
醉醒身在白雲間
溪橋野水清猶急
海岸輕寒去却還
爲郡天涯亦瀟洒
莫嗟流落鬢毛班

上元

金鞍馳聘屬兒曹
夜半喧闐意氣豪
明月滿街流水遠
華燈入望衆星高
風吹玉漏穿花急
人近朱闌送目勞
自笑佻心逐年少
祇尋前事撚霜毛

元沙院

元字避聖祖諱

昇山南下一峯高上盡層軒未厭勞際海煙雲常
慘淡大寒松竹更蕭騷經臺日永銷香篆談席風
生落塵毛我亦有心從此得琉璃瓶水照秋毫

酬柳國博

行止恂恂衆所褒東南佳譽映時髦洞無畦畛心
常坦凜若冰霜節最高朱紱少留居客左白頭難
敵是詩豪須知別後山城寺悵望歸艎送目勞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

新最早者
生處地向

也陽

偏得朝陽借力催千金一跨過溪來曾坑貢後春
猶早海上先嘗第一杯

旬休日過仁王寺

雜花飛盡綠陰成處處黃鸝百轉聲隨分笙歌與

樽酒且偷閑日試閑行

亂山

亂山深處轉山多此地棲身柰遠何莫問吾親在

何處舉頭東岸是新羅福州際海東海即新羅諸國圖經亦云長溪與外國

接界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自知孤宦無材術誰道京師有政聲嘿坐海邊何

計是白頭親在鳳凰城

寄獻新茶

種處地靈偏得日摘時春早未聞雷京師萬里爭

先到應得慈親手自開

方推官寄新茶

採摘東溪最上春壑源諸葉品尤新龍團貢罷爭

先得肯寄天涯主諾人

嘗新茶

丁晉公北苑新茶詩序云
茶芽採時如麩麥之大者

麥粒收來品絕倫
葵花製出樣爭新
一杯永日醒
雙眼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卿子中使高麗

並使時推出衆材
異方迎拜六城開
宣封直到東西部
仗節遙臨大小梅
滄海路從三島去
玉山人待二星回
黃金白氎饒君用
銅器應餘寄我來

出郊

葛葉催耕二月時
斜橋曲岸馬行遲
家家賣酒清明近
紅白花開一兩枝

蹇礪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
最憐溪岸兩旗新
肯分方跨醒

衰思應恐慵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雙龍去鬪處人間一水爭
分得餘甘慰
憔悴碾嘗終夜骨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橫塘水滿堤
亂山高下路東西
一番桃李花
開盡惟有青青草
色齊
水滿橫塘雨過時
一番紅影雜花飛
送春無限情
惆悵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一麾飄泊在天涯
寒食園林不見花
唯有市亭酤
酒客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涉門

紅紗籠竹過斜橋
復觀翬飛入斗杓
人在畫船猶

未睡滿堤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半出星辰亦半昏
上得藍輦是中夜兩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北風吹起數聲雷
朱樓四面鈎疎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丹砂緣手落塵埃
誰能有力如黃犢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冰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
千門萬戶誰曾得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縠囊收白露團未曾封植向長安
昭陽殿裏才

聞得已道佳人不柰寒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寶奩解笑詩人誇

博物祇知紅顆味酸甜白樂天詠荔枝詩云津液

紅顆酸甜祇自知此皆巴蜀荔枝而已不知閩越荔枝酸也

王虞部惠佳篇叙述昔與湘潭亡弟遊從

仍以亡弟舊詩見示

薄宦紅塵常拂面早衰黃髮已盈顛棣華零落曾

誰語鴻羽蕭條祇自憐已矣空聞懷舊賦泫然猶

獲濟江篇慙歎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 召判太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着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官

雖冷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顏馬蹄遙望斗杓還從今步步行

平地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
白頭歸拜未央宮
堵墻學士驚相問
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寧羞
猿鶴驚論高
知峻節交淡見純
誠自昔心無間
相逢眼更明
何當薦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侯職方同燕席

兩翁頭白喜追陪
好事鈴齋燕席開
臘在未消盈尺雪
春歸先放一枝梅
况無庭下書投鮪
更盡筵中酒滿杯
周召二南皆絕唱
抑揚賡和媿非材

寄趙宮保

銅扉得謝從今日
玉鉉辭榮已十年
素節讜言留

簡冊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劍外仁
風故老傳門外最應瀟洒客喜公平地作神僊

和訓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龍樓調護官
雖寵鳩杖躋攀興已濃不變松篁心轉勁無邊江
海量兼容磻溪縱老寧閑得會為蒼生起更重
愛國憂民有古風米鹽親省尚嫌慵袞衣天上歸
何晚霖雨人間望正濃三少官儀雖赫赫五湖心
事肯容容角巾藜杖經行處知在雲山第幾重

和趙宮保別杭州

統鼓留公豈是催公詩云湖過魚船疊鼓催湖山得意且徘徊
更應准擬須乘興范蠡扁舟去却來

過靈璧張氏園三首

梨棗纍纍正熟時
粟田鶉兔亦爭肥
園亭盡日追尋遍
只欠厭厭醉始歸

汴水溶溶帶雨流
黃花艷艷亦迎秋
看花引水園林主
應笑行人易白頭

秣地成來多釀酒
杏林熟後亦留錢
不須置驛迎賓客
直到門前繫畫船

雪亳州

欲下蒼涼日全低
黯靄天飄颻投夜急
瑣碎得風儂穢壤
彌縫徧枯芟點綴
妍繁英飛面旋艷舞
起翩躚已壓穿林竹
還冰落澗泉抵巇輕
自肆乘隙巧爭先
壅隔書郵斷侵凌
客履穿恐傾貧巷
屋覺重泝溪船暗有
顏空姣洵無質可鑄
包藏兼海岳蒙蔽匝
坤乾枚叟招何晚
袁安臥正堅會須逢
見

峴萬里豁晴川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笑指家園是五湖
畫船東下載圖書
收功玉鉉丹青後
得老銅樓羽翼初
醒醉放懷從野服
登臨乘興屬安車

野一作輿公既謝事即田
服安輿優游從適

都門飲錢光華

盛不獨當年有二疏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峯蕭洒背成陰
碧瓦新堂地布金花
落禪衣松砌冷日
臨經帙紙窗深
幽棲鳥得林中樂
燕坐人存世外心
應似白蓮香火社
不妨籃輿客追尋

鶴林寺

李涉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即此寺也

昔人春盡強登山
只肯逢僧半日閑
何似一樽乘興去
醉中騎馬月中還

送關彥遠赴河北

子明高誼衆人知
苗裔清材世所推
詩作士林誇
刻燭賦成天路喜
同時豈當白首淹
風力自合青
雲縱羽儀
北部經營應不久
玉堦朝夕是歸期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番新
警蹕朝嚴下紫宸
俗眼望來猶
眩日天顏回處自
生春行齊鷓鷯常
隨仗步穩驂
騶不起塵歸路青
雲喧鼓吹樂遊從
此屬都人是時

上服慈聖光獻皇后三年喪畢聽樂及許然燈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幃霓旌夾露臺
夜涼宮扇月中開
龍啣燭抱金門
出鰲負山趨玉座
來碭極戲添夷客喜漢嚮四夷之客

作海中戲柏梁篇較從臣材共知
天意同民樂願奏

君王萬壽盃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九衢僊仗豫游歸寶燭星繁換夕暉傳醖未斜清
禁月散花還拂侍臣衣天香暗度金虬暖宮扇雙
開彩鳳飛法曲世人聽未足却迎朱輦下端闈

集賢殿春燕呈諸同舍

御爐風細麝烟浮法樂聲和酒味柔冠劍九重霄
漢路鶯花三月帝王州重廊四合盤龍幕當殿雙
高彩鳳樓歸去人人誇雨露揔含歡意躍驊騮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北上郊原一據鞭華林清集綴儒冠方塘滄滄春
先淥密竹娟娟午更寒流渚酒浮金鑿落照庭花
並玉欄干君恩倍覺丘山重長日從容笑語懽

池上卽席送况之赴宣城

池上紅深綠淺時春風蕩漾水逶迤南州鼓舞歸
慈惠東觀壺觴惜別離遠岫煙雲供醉眼雙谿魚
鳥付新詩陵陽豈是遲留地趣駕追鋒自有期

寄題饒君茂才葆光庵

適意藜羹與布裘結廬人境地還幽清談汝水孤
猿夜爽氣麻源一葉秋應有風騷歸健筆可無樽
酒付扁舟因君更起家園興夢寐思從几杖遊

朝退卽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塵斷早涼生細葛含風體更清官府吏閑時
樂易市廛人喜政和平揮金藪藪宮槐蕊鳴玉淙
淙御水聲觀闕漸迎初日上馬頭還傍綠陰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九

論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

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

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

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諸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

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

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其爲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

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是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太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

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

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

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諡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

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
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
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
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
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
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
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
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
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
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
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
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
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

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
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
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
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
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
禮及立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
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
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旣非禮之曾祖之稱又
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
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
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
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

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

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

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二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邠邢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

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
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
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
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
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
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
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
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
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
尙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
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
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

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阜隸叔向亦以爲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公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

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
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荀子
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
囁傲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
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
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
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
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
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
况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

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

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

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戶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

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

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
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
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
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
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
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
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
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
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繳
之吏强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
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
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
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

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

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
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
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
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
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
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
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
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
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
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
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
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
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

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
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遠郊荒夷殊
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
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
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
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
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
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
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故有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
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
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

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尙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尙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尙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

